

斜川集

下
附錄

聖

針

月

星

山

田

五

斜川集卷六

眉山蘇過叔黨撰

士燮論

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

坡集無之字

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

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坡集師

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

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

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欒

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

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坡集無

雖字

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

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

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

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

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

然坡集無不然二字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

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

而坡集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小民之家一朝

作嗚呼

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

勞而得之者數金耳

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

所得者微

故所用者

坡集無者字

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

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

業豈可得耶

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

由是言之天下者得

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

於布衣

坡集云漢高皇之得天下

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

嘗得志比

坡集既

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

四夷民亦休息

坡集云不事遠畧民亦不勞

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

下富

坡集無天下富三字

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

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

坡集無嘗自矜曰至卽大位二十二字

故瘡痍

未瘳

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

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

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

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

而亾敗而興者有矣

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

戰勝而亾有敗而興者矣

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

以亾有以使之也夫昔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

必亾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

所以

所以二字從坡集補

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

死哉使其

使其二字從坡集補

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

坡集有圖字

於

范氏若趙盾矣

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

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

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

懷王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
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

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

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
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
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
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
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
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
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

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

坡集作曾子

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

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

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真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強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繫也其爲子孫謀也深矣盧縮與之同

里閭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
則以反間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
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
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淮陰
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
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
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
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匈匈有動搖之情是劉
氏之澤不逮也得不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

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便於民而請之
眞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
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
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間蓋亦身危哉賈生有
言韓信最強最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
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彊使然哉
蕭何畱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
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
是紛紛者有愧畱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尙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
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
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
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
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
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
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
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

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
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
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
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
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響應弗渝而申
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旣知之矣胡不
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
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
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

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
矣故子皋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潁谷封人食舍肉而
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
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
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
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
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
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間

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
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
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
于淵獸伏于榛蠶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
性則存且非獨蟲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燕代晉之
棗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繫物性之南北況於
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閒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